

臨川先生文集

十八

祭文

祭吳侍中冲御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李審言文

祭沈中舍文

祭東向元道文

祭陳浚宣叔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刁博士鐸文

祭虞靖之文

祭北山元長老文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祭程相公琳文

祭秦國夫人文

祭鮑君永泰主文二

祈雨文

謝雨文

哀辭

李通叔哀辭

秦興令周孝公哀辭

祭吳侍中冲御文

嗚呼公命在西長我一時公先我出我後公墓中間

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臂而
連接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寶我貽公之
傳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
不疑我既憊眊何辭能爲媿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
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所死有傳於後世苟能
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
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
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傳蓄其發於
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日幽韻淒如飄風急雨
之驟至其雄辭閣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
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
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嶮崎雖也遭困
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歷
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
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必以事謂如公者可寄以
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必以容指顧立定大計謂
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云云去其出處進退又庶
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
潁水之涓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感歎
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子心之所嚮慕而瞻依
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斯以而臨風想望不能忘
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嗚呼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旣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拜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屈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潘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爲所疇乎人豈能無疵所侔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泣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政實在茲公亦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醴以辭

祭沈中含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爲世友不腆之文旣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醴羞

祭東向元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

吾靡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
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雉鷗
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躡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
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朝
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
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
傾心倒肝迹斤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朋
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闕閔陰宮梗野榛荒
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
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
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爲己不溺於俗孤騫介峙孰以不羸
孰忤不強卒躡窮已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
胡是不福貴茲壽悖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
不逮於孤古不肯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
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官於南邂逅綢繆類合意同
去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
雖痛何爲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
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
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子
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平既喪吾母又奪吾

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背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刁博士繹文

惟君其先黻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上始即位開延聞人間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君子其時奮追群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沈才下吏間關楚蜀竭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最未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秦亦衆已胡寧若人乃此乎上旻天介壽宜良者多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頤子髮猶羈帷堂一慟誰者無悲令龜得日棺還無恙如旌悠悠羽瑟南首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落真觴

祭盧靖之文

剛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爲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窮吾所恥奈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白顛夷箴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躋衰老邂逅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今少止翩然爲辭遂隔生死寓哀一醉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于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自我壯強與公同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大方現前撰陳告這世禮則然尚饗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閭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

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因而
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窆安無悔無渝維子
之故具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為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為天子毗發論疆疆不苟其為公於
四方為鎮為屏推良抑姦兩適寬猛自伯休父有稱
于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
無狀辱公等侔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白
之違

祭秦國夫人文為高若訥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開號大邦
福祿之隆康寧壽考而以祭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
上用舊德情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怛奠云將之
具此薄物

祭鮑君永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
歲之四時而於冬為最際然猶築場圃治屋廬塗囷
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
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
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
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
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役旦有卒
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為已
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
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
愁而今恐意者今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
卒聽之乎今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
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今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
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
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
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
節忠信我任德誼我故時君倚焉今其神也享廟食
之貴陰陽吾職燭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暵
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職僚屬來
請于大廡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霈
甘露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言今無愧焉尚
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
時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
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蒙侯之使
百姓無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
若影響爨鼎以郊區早暵及夏不雨耘者耨者悼心
自失遂祈福于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

誠言然而雲興禱然而雨零苗枯而生民默而聲又
得非神之至乎今吏民潔牲體奔走歡呼請償其靈
某不佞輒書爲千古世誥尚饗

李通叔哀辭 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
送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
年二十八去初予旣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
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
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鑄切以
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憂懼
旣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即
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
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
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
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言愛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
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
期之久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
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
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
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
幾矣明年或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
不可以之聞通叔來也石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
某年從事淮南將問口口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計旣
且疑且幸其不然曾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

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計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去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爲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脩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群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言貴慕兮匪賤窮羞曰子既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隕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守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曰子興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此兮溥濶固偷孰神不槩兮墮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遠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襚于棺兮誰安于丘子欲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子生之愁

秦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媼兮亦及朋友去然兮宜不言又曷爲兮不壽藐藐兮其子榮榮兮其妻無廬與田兮哀之有誰吾無奈何兮哀以吾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 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爲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爲賢己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 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 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

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 上常獨
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爲善而
公由此顯矣於是 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
記錄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
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
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
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 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
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母以所獻
示外 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
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
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
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
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
爲銓也河北蠱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訕姦於利害多
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
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舉令而與其奉如
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
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
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
果收侍講林瑀者言 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
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 上卽爲公
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僖公奪其州人以爲宜
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時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

請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
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
之利害客誠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
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
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曰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
泚陸贄尚以為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
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
凡六事 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
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為樞密使五年以集
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
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
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
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敕遷兩府官
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云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
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 上以旱避
正殿聚食自責公因稽首曰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
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
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其得近公公疑為姦考問具
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其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
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
所搆威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
國公公因讀竟諸吏民為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
治殺之無所漏河東商明方曼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

倉廩與被水百姓會六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
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為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
目歸者死公變其法右歸者故技擢超其伍於是歸
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
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董禁絕立不時贖人得贖而
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
也至見留為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
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金日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
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
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
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
以孝聞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為榮及薨自
鄭歸葬扶昇蒼然肩足皆肱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
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仁宗問易
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為戒手詔褒答以
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泣入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
河胡汝以公異論故使建立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
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錢
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
以尚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
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
度使又出許州七
年以保平章節陝州大都督

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爲治人安樂之它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獲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

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

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後 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人賈氏自誼及耽傳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庫集附寵祿光始終文煥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真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
有宰魏公帝曰詢尔群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
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
中登闈治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絀乃丞御史督制度
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
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鬯具獻膚
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
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斷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

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勅改

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

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
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
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
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
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
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
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
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
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

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

公諱某字子

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

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

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斂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

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 眞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旣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 眞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覩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公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以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餼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

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運留
不赴公屢趣之不為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
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林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
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
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
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
自此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
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
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
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
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嘗在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
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之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

雖安不可忘戰去其之意及它爭議甚衆真宗多
以公言為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
常移以輸邊公為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
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
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為宣徽南院使
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為一班
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乞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
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
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為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
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
使閣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伏以入因掖其拜起數
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

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眞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 眞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閣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院知恩州公少伉儷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宿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眞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 眞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讓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旣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爲不謀德歎於年孰云耆老有賚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

之隧道永矣其詒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神道碑

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神道碑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護衛忠果功臣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

使威塞車節度新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新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累贈太師

中書令公恭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勤威馮

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

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

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為兒童狀貌嶷然矍

慨有大意人固已奇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

禮舉於鄉會太平盟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

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

此儒者所不為遂行以才武給宿衛太宗征河東

公奮身冒兵數取俘獻以獻于行在太宗壯而勞

之以功數遷至弓箭副指揮使真宗兩駕河北

命公帥其所領先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

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

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為人講說，人尚以儒者目之。至是，真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真宗嗟嘆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京西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為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獎諭，召還領步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于位。天子悼慟，為之罷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勅宣慶使蔣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田，十三人。於其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握，文德，文慶，文文，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有恩，祖母夫人。病公不釋，以侍輒數月，常患世醫不足，賴以為良。力學方藥，以通其術。公弟常欲上

其子爲公子以取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家
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父矣顧未有所奈何歎
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
韋城董方廉直爲公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公爲
選士辨裝嫁之如己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
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
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
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於天子而
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爲西京左藏庫副
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
以銘來請予問誄於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
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爲如此於是爲銘曰

允文 眞宗俊藝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領
額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
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貅豹虎指麾進
退妥若兒女武室以越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
優孰施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衛 天子

帝咨馮公爾往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 帝聞而
嘉勞以手勅公拜稽首匪臣之力 帝曰來爾子釐
爾勤授之旄節留掌我軍方朝告薨有詔罷視弔贈
轉葬哀榮終始追拜爲令尚書中書賜爵國公昨以
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已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周
方虎威有褒詩至漢充國雄爲之辭誰能詩公流示
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
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
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
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
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
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
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
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
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 天子以爲知
已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
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 帝視
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

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奈何公拜且跪
颺言而起苟紆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
至疆勅還會棄靈州 帝察公藝可書 帝制相或
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
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悟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
倅州用獄一書去抗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淝河就付
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
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志徙使于湖北遷自

濠梁又奪一官往禪于襄塗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
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 其輸煌煌金章厥賜
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素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
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
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 眞宗新陟罪垢皆滌爲
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
糾獄刑有巋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較
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稭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
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絀加職侍讀改司群牧移
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
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 帝悅而嚮
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
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
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
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
承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
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
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旣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
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之魏公之塋至十二
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神道蓋公昆弟皆從
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也 而序其實而繫以
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
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
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愨之子
也左丞當 眞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
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
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
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
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
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大常寺
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
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
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
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
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
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
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
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
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
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
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
刑況今哉即表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
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
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
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壤大木叢密中國又通北

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
人傳以為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寇
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為寇州人皆
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 天子賜詔書獎諭
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為賊今不除黨附
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為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
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
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
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
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
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
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為
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
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為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
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
命之尤凶強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賄得之幾盡又修
律令五家為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
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為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
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
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
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 天子自曹州召公
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
厚固乞御篆設公之碑首上為勳容賜其首曰褒忠
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矜既分司無田園儼官屋以

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
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
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
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脩大
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奔太常寺太祝女四人
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
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
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
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
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
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謀群秦貴顯者數世豈
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
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
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
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
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
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祭本始歸葬浚郊
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群臣
朝者及其父母具官亦父具官其率德蹈義不躬榮
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
天下之爲人父者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

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文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

之子伯曰虛己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與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遊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

洗馬致仕初尚書亦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耄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師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旣葬矣五年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自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寔寔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旣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于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編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雖幼壯躬老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

外內肅雝入不訛嗟亦有二子維 天子使父曰往
矣致而臣身之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
恂以官就侍 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
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墓上勒此
銘詩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九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淮南江浙荆湖南北等路制置兼都大發運

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

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

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

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

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

弟之秀者親爲據按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

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

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

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勅慶曆二

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

敗劉滄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官爲戒

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

出有雉墮于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繼唐和

寇湖南以君安撫秦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
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
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
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
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詔會除廣
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
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
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壘修器械屬
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
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
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縱
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
年三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
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
其大體闊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
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
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
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
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
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
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
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
諱巨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嘗終
年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

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通
邈迪适造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
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
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
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
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縣
懷遠鄉上林村歆之為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
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
也黥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
步宦學終以就立為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為銘詩
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 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
危條變畫奇療毒既除膏熨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
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
家銘在墓前以告黔人孫氏之阡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
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
隨彰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軍于高陽關契丹內侵
真宗狩于魏大將恃城千里閉逃保裔以其屬出公
提少卒所戰輒破寇搏我疾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
以義死當是時十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賻
恤錄公子樞以為西班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
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冊辭賞